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程潜与近代中国/陈先初著. —长沙:湖南大学

出版社,2004.2

ISBN 7-81053-727-X

I. 程... II. 陈... III. 程潜(1882~1968)—

生平事迹 IV. K82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04622 号

## 程潜与近代中国

Chengqian yu Jindai Zhongguo

陈先初 著

- 
- |                          |      |                    |    |              |
|--------------------------|------|--------------------|----|--------------|
| <input type="checkbox"/> | 责任编辑 | 严小涛                |    |              |
| <input type="checkbox"/> | 装帧设计 | 吴颖辉                |    |              |
| <input type="checkbox"/> | 出版发行 | 湖南大学出版社            |    |              |
|                          |      | 社址 长沙市岳麓山          | 邮码 | 410082       |
|                          |      | 电话 0731-8821691    |    | 0731-8821594 |
| <input type="checkbox"/> | 经 销  | 湖南省新华书店            |    |              |
| <input type="checkbox"/> | 印 装  | 湖南新华印刷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邵阳) |    |              |

- 
- |                          |    |                         |                          |    |    |                          |    |      |
|--------------------------|----|-------------------------|--------------------------|----|----|--------------------------|----|------|
| <input type="checkbox"/> | 开本 | 880×1230 32开            | <input type="checkbox"/> | 印张 | 10 | <input type="checkbox"/> | 字数 | 260千 |
| <input type="checkbox"/> | 版次 | 2004年5月第1版              | <input type="checkbox"/> |    |    | <input type="checkbox"/> |    |      |
| <input type="checkbox"/> | 印数 | 1~2 500册                |                          |    |    |                          |    |      |
| <input type="checkbox"/> | 书号 | ISBN 7-81053-727-X/K·16 |                          |    |    |                          |    |      |
| <input type="checkbox"/> | 定价 | 18.00元                  |                          |    |    |                          |    |      |

---

(湖南大学版图书凡有印装差错,请向承印厂调换)

# 目次

## 1

### 求学时代

- 塾学弟子 ..... 1
- 立志报国 ..... 8
- 投考湖南武备学堂 ..... 14

## 2

### 投身革命

- 初识孙中山 ..... 19
- 长江中下游之行 ..... 22
- 在革命风暴到来的前夜 ... 27

## 3

### 辛亥前后

- 驰赴首义之地 ..... 31
- 临危受命 ..... 34
- 武汉保卫战 ..... 36
- 襄助湘省当局 ..... 40
- 在“二次革命”中 ..... 46

## 4

### 流亡岁月

- 检讨“二次革命” ..... 51
- 从“欧事研究”到决心反袁 ..... 54
- 目光投向大西南 ..... 58

## 5

### 护国讨袁

- 回上海进行反袁活动 ..... 63
- 护国战争打响后的形势 ..... 68
- “扬旌返桑梓” ..... 72
- 在湘西举起反袁义旗 ..... 77
- 联桂驱汤 ..... 81

## 6

### 护法前驱

- 湘南护法之役 ..... 87
- 战岳州 ..... 90
- 坠入圈套 ..... 94
- 程、赵合作倒谭 ..... 96

## 7

### “血性男子”

- 孙中山广州蒙难前后 ..... 101
- 为巩固广东革命政权而斗争 ..... 107
- “巨星陨落我哀伤” ..... 112

## 8

### 北伐劲旅

- 讨伐陈炯明 ..... 117
- 国民革命军第六军的组建 ..... 120
- 出征江西 ..... 123
- 林、程关系中的一段小插曲 ..... 126
- 袭取南昌 ..... 128

大战南浔路…………… 131

“疾趋雨花台” …………… 134

# 9

## “四一二”前后

南京事件的真相 …………… 141

“不愿做分裂国民革命军的第一人”  
…………… 144

虎口脱险 …………… 147

讨伐杨森之役 …………… 151

# 10

## 误入歧途

不得要领的东征讨蒋…………… 157

助桂讨唐…………… 161

两湖“善后” …………… 165

派系斗争中的牺牲品…………… 169

# 11

## 为了抗日

沪上“寓公” …………… 177

重返政坛 …………… 181

“两广事变”中的和平使者 …… 184

筹划国防 …………… 190

## 12 抗战名将

- 平、津失陷之前…………… 195
- 平汉线北段御敌…………… 198
- 出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 202
- 兰封会战和花园口决堤…………… 207
- 国共合作的拥护者…………… 211
- 被架空的天水行营主任…………… 215
- 西北游击干部训练班…………… 221
- 在重庆…………… 224

## 13 行辕主任

- 中原地区的较量…………… 231
- 被蒋、白所排挤…………… 236
- 想当“副总统”…………… 240
- 竞选失败…………… 244

## 14 和平起义

- 前往长沙“绥靖”…………… 249
- 治湘“政绩”…………… 252
- 夹缝中求“应变”…………… 255
- 地下党的统战工作…………… 259
- 寻找共产党…………… 263
- 起义前夕…………… 268
- 高举义旗…………… 271

# 15

## 夕阳火红

难忘的北京之行 .....	277
为了湖南的复兴 .....	281
连任四届的一省之长 .....	285
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忠于党 .....	292
“我以此感到幸福和自豪” ...	298

<b>参考文献</b> .....	303
-------------------	-----



## 求学时代

### 塾学弟子

“惟楚有材，于斯为盛”。近代以降，在湖南这块沃土上，涌现出了许许多多杰出（的政治）人物。魏源、左宗棠、谭嗣同、黄兴、蔡锷、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贺龙、任弼时、林伯渠……这一连串闪光的名字，就像一盏盏闪亮的明灯，辉映着 19 世纪以来中国历史前进的脚步。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湖南籍的著名人物，他们虽因其人生经历充满着曲折而具有某种特殊性，但均不同程度地参与并影响了近代中国历史的进程，因而同样应该进入湖南乃至中国杰出人物排行榜之列。在这批人物当中，就有当年湖南和平起义的功臣、本书的主人公——程潜。

程潜，字颂云，湖南醴陵人，清光绪八年壬午年二月十三日（公元 1882 年 3 月 31 日）出生于一个世代以耕读为业的普通家庭。其父程若凤，母亲钟氏，养育子女五人，程潜最幼。程家所居之北乡长连冲，是位于两山之间的一个小村落。这里土地贫瘠，人口繁多，而又长期处于封建地主阶级的残酷压迫和剥削之下，以致经济凋零，人民生活困苦。在如此艰难的环境中，程若凤率领子女在从祖业中分来的少许

山林和梯田里终生劳作；钟氏善于纺绩，为着全家人的冷暖也日夜操劳不息。由于这样的男耕女织，艰苦奋斗，全家人的生计才得以勉强维持。

千百年来，人们一直把读书中举视为成名致仕、光宗耀祖的重要门径，所谓“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长期为人们所津津乐道。在这种观念支配下，不少人成年累月埋首于四书五经，倾家荡产也在所不惜。程潜的幼年时代，社会风气虽然已在变化，但科举尚未废除，学堂尚未兴办，上述情形仍未发生根本改变。因此尽管程家处境艰难，父亲仍然告诫程潜兄弟：应以耕读继承祖业，借读书振起家声。

在当时的农村经济状况下，要培养孩子读书，的确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首先要准备孩子长期脱离生产；其次，孩子的穿戴饮食、业师报酬、书籍购置等，又需要相当费用。而孩子读书十年八载，能否读通，难以预料，即使读通了，能否取得功名，更不可知。但若凤夫妇既然决意要让儿子读书成名、光宗耀祖，在这些问题上也就容不得过多的顾虑了。他们知道，现在所要做的就是如何竭尽全力，为儿子的学业提供条件。

最初，若凤夫妇把希望放在长子吉余身上，使之读书五年；继则培养次子昭余，使之读书七年，然而皆因师资不善，以致学业无成。兄弟二人未脱农门，父母难免有些失望，但二人专心务农，对改善家庭经济状况，又不失为一件好事。于是程家除了原有的几亩梯田外，又佃耕了几亩土地，耕种之余还从事一点副业。果然，程家的景况很快得到了改观，再用不着为全家的生计成天发愁了。这时程潜已至发蒙年龄，若凤夫妇经过商议，决定让这个最小的儿子摆脱农业，专心读书，以实现平生之夙愿。

光绪十七年（1891年）元宵节过后，程潜被送入私塾就读。私塾是科举制度下的产物，没有一定的学制，凡年老无成之人皆可自由开办，称为设馆。学童入塾之日，必须先向孔夫子牌位四拜，再向先生

一拜，始得开学。每年五月端午节、八月中秋节，各放假十天，到十月末散学。实际时间虽不过八九个月，但仍名为读书一年。就读期间，学生所用主要课本为《三字经》、《百家姓》、《幼学》、《增广》、《论语》等。上课时，先生在书上用红笔点一句，朗读一遍，学生也跟着朗读一遍，读了四五遍后，就让学生反复熟读，直至能够背诵。一句完了，再学第二句，又是先生点、读，学生诵、背。如此机械进行，日复一日。此外，学生每天还要习字两张。

程潜所入私塾，先生为同宗前辈程寿峰。寿峰性情敦厚温和，为人宽和慈祥。当年和程潜一道入塾从寿峰先生受业者共九人，对于先生无不深表敬爱。由于先生孜孜不倦的教诲，加上程潜天资聪颖，思维敏捷，记忆过人，程潜的学业进展很快。入塾不久，他就读完了《三字经》，接着又读《论语》。开始，他能口诵百余字，后来增加到三百多字，并能背诵如流。到秋末散学时，他已经读完了《论语》、《大学》、《中庸》、《上孟》。那时，家境贫寒的子弟，一般读完一年就得停止学业，家境较好者，则可继续就读达二至三年。程家经济状况已经好转，供养一个孩子读书不成问题，于是，程潜继续师从寿峰先生，又读完了《中孟》、《下孟》和《诗经》。这时，程潜不仅已初通诗文，而且日益显露出出色的才华。对此，亲戚朋友们大加赞许，寿峰先生则为难了。散学那天，寿峰对前来接孩子回家的若凤说道：“你家的孩子真聪明，现在已经是青胜于蓝了，为了孩子的前途，明年最好另择高明受业，免得贻误他的终身。”

若凤敬重寿峰的为人，感谢其对孩子的精心培育。他不忍让孩子离先生而去，但先生已感到力不从心，又何必继续强人之难呢？再说，先生所说也确有道理，孩子的前途是大事啊。思考再三，若凤接受了寿峰的建议，让程潜改从另一同宗前辈晓峰先生受业。

程晓峰是一位时文老秀才，往年都在本乡富室坐馆，光绪十九年（1893年）失馆回家。程若凤于是为他邀集近村学童十余人，在自家对

门设馆。程潜就是此时改师晓峰先生的。程晓峰的教授法不同于程寿峰，他教经书，除了让学生诵读外，还对照着注解进行讲述，以使学生领会其中的意义。对于这种新的教学法，程潜感到新鲜有趣，学业上也不断有新的长进。见此情景，晓峰先生打内心高兴，觉得这孩子读书还大有潜力，便在继续教读经书的同时，开始教其试做八股文。八股文亦称时文、制义或制艺，是明、清科举考试制度所规定的文体，每篇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组成，不得更改。文章的题目主要摘自《四书》，所述内容则要以朱熹的《四书集注》为依据，不许作者自由发挥。由于这种文体形式死板，内容呆滞，程潜开始有点不以为然，说这不过“是一种模仿文字，并不难学习”。于是晓峰先生这位以时文见长的老秀才只好对程潜进行耐心开导。他告诉程潜：作文有两种，一种是八股文，一种是散文诗赋。散文诗赋是杂学，时文是代圣贤立言。国家取士，都是以时文为主，而时文又最难做好。言下之意就是：你可不要小看了这八股文哟。程潜拜师读书，本来就是为了博取功名，现在既然听先生讲时文是科举应试的主要文字，那么看来，这门功课不认真对付是不行的。因此，在晓峰先生的开导和指点下，程潜的学习更用功了。这年散学时，他不仅又读完了《易经》，而且时文已学到了做起讲。当然，见到程潜的父亲若凤，晓峰又免不了夸奖一番：“你儿子作文思路好，将来的科举大有希望啊！”若凤听了，只觉得心里美滋滋的。

一年后，程晓峰将设馆地点移至距离程潜家十里之外的南竹坡一钟姓家，招收程、钟两姓成年子弟授课。这馆不同于读走学的乡塾，俗称经馆。它没有一定的学制，师徒同堂而讲，共桌而食。每人日湊米一升，菜蔬自备，雇请一个工友专司炊事。所需床桌椅凳，都是就近借用。南竹坡在一山腰上，林木葱蔚，风景清幽，是一个读书的绝妙地方，程潜来到此地读书，自然更觉心旷神怡。比起同学来虽然年纪最小，但因为晓峰先生的一个年龄相仿的孙子为伴，也并不感到

孤单。这年，在先生的指导下，程潜开始读《礼记》，继续做时文。再过一年，他把《礼记》全部读完，时文也做得像模像样了。

就在程潜就读于南竹坡的两年时间里，发生了两件事情，在这位少年学子的心灵中激起了一阵不大不小的波澜。这两件事情一为战争，一为天灾。

战争发生在日中两国之间，是由于日本向朝鲜发动侵略并对中国海陆军实行挑衅引起的。日本为夺占朝鲜和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曾做了长期的准备。光绪二十年（1894年，农历甲午年），日本趁朝鲜东学党起义之机，出兵侵占朝鲜，并于七月对中国海陆军发动突然袭击，八月一日，双方正式宣战。战争中，中国人民和广大爱国官兵英勇作战，但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事务大臣的李鸿章却借口武器准备不如日本而奉行一条失败主义实际上是投降主义的方针，招致了北洋海军的覆没和整个战争的失败，最后被迫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甲午中日战争中方的失败，主要是由于当权的清朝统治集团的腐败无能所造成的，但是当时无论在朝廷中，在官僚集团中，还是在社会上，大都不愿意或不可能承认这一点，他们把攻击的矛头仅仅指向李鸿章一个人，以为似乎只要去掉了李鸿章，一切就好办了。如在战争进行中，湘系势力就曾想取袁自代，两江总督刘坤一，以及湖南巡抚吴大澂，就是典型的代表。吴大澂曾在湖南各县招募大批壮丁组成湘军，出关助战；为造声势，他还有意制造舆论，说他自己会打洋枪，他的女儿也能百发百中。他还大言不惭地声称湘军出战，胜利在握。但吴只是个进士出身的文官，擅长金石考古，自鸣风雅，并不懂得军事，缺乏指挥才能。他的部队同样腐败无能，所以一经与敌军接触，就溃不成军，吴大澂本人也成了逃兵。

甲午战争中中国连连失败的消息不胫而走，在湖南，由于有巡抚大人募兵助战之事，人们的消息更灵通。对此，正在专心读书的程潜对此也多多少少了解一些。他是从晓峰先生那里最初得知这方面的消

息的。那是在光绪二十年中秋过后，程晓峰赴省城长沙应试后归来。当时中国海陆军在平壤战役和黄海海战中连连受挫，日军已攻入中国东北境内，全国上下已是一片沸沸扬扬，程晓峰在省城听到这一消息后也异常激愤。因此他一回到南竹坡，就把这一消息告诉了弟子们，并情绪激昂地说：“日本是个蕞尔小国，无端侵犯高丽（即朝鲜），堂堂中国竟为日本所败，这是一桩奇耻大辱。假使中国闭关自守，何至为日本打败！假使曾国藩、左宗棠尚在，也不致为日本打败。李鸿章为卖国汉奸，丧师辱国，实可痛心！”他还把所得有关吴大澂如何“于闹前请援高丽，在省招募湘军，大行操演”的情况以及有关吴本人的传闻告诉了弟子们。

对于闭门读书的学子们来说，这些都是头一次听到的新鲜事。程潜也是平生第一次听说中国居然被一个小小的日本所战败。他为中国败给小日本深感惋惜。他恨日本，恨日本侵略中国；恨李鸿章太缺乏中国人的志气。同时他又对吴大澂表示敬佩，认为吴招募湘军出师助战，还像个中国人样。但碰巧，光绪二十年底，村里来了一名从山东逃回的湘军士兵，这人的一番从军经历介绍使程潜对吴大澂以及湘军的好感顿时消失了。

据这人自己讲，他原是乡下戏班子的一个净角，因生活困苦，于这年六月赶到省城长沙应募入伍。入伍后，看到军中场面，和唱戏大同小异，只是迎宾送客，排班站队。军中武器分大刀、矛子、洋枪三种，但都数量很少。他当时被编入前哨，一共一百二十人，仅有二十把大刀，其他武器则完全没有。操演不到两个月，忽然奉令开拔北上，向河南前进。刚到漯河，又接到上司命令，要开往山东。这时天气已经转寒，白天尚能支持，但一到夜晚，就寒冷难受，且越往北走，天气越冷，一路上不断有逃兵离去。当行到山东渡过黄河的时候，全哨就只剩下一半人，再行两程，他也受不住寒冷，只得脱身逃走，循着原来的路线，忍着饥寒，一直走了两个月，才回到故乡。说到这里，

这人禁不住动了感情，叹道：“还说要和日本人打仗，可这样的军队，恐怕等不到碰见日本人，就逃光了。真不知这次中日打仗结果如何啊！”

听了逃兵的诉说，程潜顿生怜悯之心。程潜父母也觉这人可怜，遂打发其五十文铜钱。这人拱手作揖，辞谢而去，但程潜的心则好久平静不下来：吴抚台请援高丽，高唱报国，原来只会纸上谈兵；其军中场面如同儿戏，部队素质如此低劣，如何能够打仗？想到这些，程潜内心感到凄凉，又愤愤不已。

有道是祸不单行。就在中国军队在战场上遭受日本打击一败再败的同时，肆虐的旱魔又向人们袭来。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头几个月，南方的天气还好，可自五月端午节后，问题就来了。连续三个月一直滴雨未下，每天都是烈日炎炎，如同火烧，以至河川断流，田土开坼，早稻歉收，晚禾枯槁。在醴陵，旱情也十分严重。据醴陵县志记载：“醴陵大旱，自五月至九月无雨，江河断流，县东北白兔潭水涸，白兔石见。早稻收获，仅十之三，晚稻通县皆赤。冬初流民四出，经省过者万余人。”

这是一场几十年不遇的大旱灾。那时穷苦的农民在正常年景下要维持温饱都已相当艰难，哪有能力应付如此严重的天灾？所以旱魔袭来，人心惶惶。当时一般农民迷信神灵，认为雨水可以通过求神获得，而地方劣绅欲借神惑民，敛财肥己，也在一旁极力鼓动。程家附近有一大佛寺，相传有三个菩萨显灵，遇有旱灾，如能诚心祈祷，就会甘霖立降。于是，醴陵知县和县城士绅乃至浏阳西乡的团绅，都先后敲锣打鼓，到寺里迎接菩萨，结果当然无效。直到中秋节过后，旱灾才得以缓解，但此时由于灾害而造成的农业损失已难以挽回了。

程潜本是一农家子弟，从小就知稼穡之艰难，农民之疾苦。眼下见到遍地灾民，想到他们一年忙到头，还得忍饥挨饿，不免黯然神伤。民族的厄运，乡亲的苦难，一件件叩击着少年程潜的心扉，在他内心

深处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 立志报国

程潜虽然已不像从前那样单纯，但在家庭的督促下，他仍然得专心于学业，以圆科举之梦。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程晓峰移到双河口陶氏宗祠设馆，所教者仍都是旧日学生。这时程潜已读完了《春秋》、《左传》，改为专习时文和试帖诗。①许多同学年纪比他大，写的文章却不如他，他成了这个经馆的高材生。在晓峰先生看来，这弟子可以到考场试一试了，说不定还会一鸣惊人呢。恰在此时，醴陵知县周至德发出布告，定于二月二十四日考试全县童生，晓峰先生便带了程潜于二十一日步行前往县城应试。第二天到县署报名，得知全县应考童生倒也不少，计二千余人。当时考棚设在县城东门，连结学宫。考试的前一天傍晚，在灯烛辉煌照耀下，知县临棚按册点名后，即分已冠、未冠发出题目，都是一些截搭题。②由于程潜已读完四书五经，且文章向来写得不错，因此接到题目后并不觉得怎样困难。但没料到，当考到第三场时，他却莫名其妙地落选了。

县试落选归来，程潜并不气馁，而是学习如常。没过多久，省里举行院试，他又于同年六月与晓峰先生一道由浏阳普迹搭船赴省，同船二十八人，都是前往应试的。船行浏阳河上，大家有说有笑，欢喜异常。忽然间，有一姓张的应试学子见程潜年少，出一上联：“浏水同舟，偶合营台列宿”，要程属对。程潜略加思索，即作下联：“青云得路，高折桂林一枝”。同船之人齐声称赞，张某更是佩服不已，连声说道：“对得好，对得妙，他日必成大人物！”

程潜在省城补过县试、府试，就应院试。院试有正试一场，复试一场，揭晓名为出案，录取者称为生员。这次院试的题目是《园圃污

池沛泽多》，可程潜的诗文却没有通过，他又落榜了。院试落榜，使同行之应试者感到惊异，程潜本人也感到沮丧。尽管如此，他的这次省城之行还是有收获的。在省城逗留期间，他和好友一道游览贾太傅祠、定王台、天心阁、妙高峰等风景名胜，第一次领略了湘江、岳麓山这如带如屏的美丽风光。一连数日的游历开阔了程潜的眼界，也使他很快从科场失意的阴影中摆脱出来。

由省城返回后，程潜仍旧学习时文。不久，他得知湘潭有一位先生名叫赵璧的，少年新进，博学能文，且家中藏书甚丰，乃征得父亲同意，前往拜谒。十一月的一天，程潜负笈来到赵先生家。行礼过后，程潜把几年来跟师受业的情况向先生做了汇报，说已将四书五经读完，并递上自己所写的一篇窗稿请求指教。赵先生当即看了程潜的文章，觉得他“资质甚好”，只可惜“所作时文陈腐肤浅，格调不高，不足应世”。于是对他说道：“当今风气大变，学问是无穷无尽的。不特时文是文章末技，就是经世文章高妙绝伦，也算不得学问。你既从我受业，当尽我所知，为你指导。”

寥寥数语，使程潜觉得眼前这位先生确实与众不同，他不禁油然而生敬意，也为自己有幸成为先生的弟子而感到高兴。

过了两天，赵先生把程潜叫到身边，详细谈起文章学问之道来。他首先从学问与文章之区别谈起，说：“学问与文章分为两途。学问一途，分为汉宋两大派，汉人经学，分今文和古文；宋人理学分朱陆。此外，九流百家，有传与不传，有专精一派的学者，有贯通诸家的学者，能著书立说，为人师表，这才能称为学问。至于文章，或指陈政治得失，或辩论国家兴衰，或序礼乐兵农沿革，或明文教艺术源流，总之，要于国家人类有益。”接着他又就时文谈了自己的看法，说道：“时文发源于明初，盛行于国朝，俗称制艺，不得谓之文章，更谈不上学问。名曰代圣贤立言，试问圣贤之言岂是俗人所能代的？因为国家功令所尚，读书人不得不由这条道路以博取功名，而为进身之阶。”

程潜在一旁静静地聆听着赵先生的经验之谈，不断点头称是。他佩服先生对学问与文章之道有如此独到的见解，而先生关于时文的看法，和两天前所谈一样，程潜听了觉得似乎是讲出了自己早就想说的话。不是吗，打从一开始学做时文起，自己就感到那不过是一种模仿文字，算不上多大学问，如果不是为了应付科举考试，根本就不会去弄这玩意呢！但看法归看法，眼下，为了实现父母亲给自己定下的目标，对于时文还是得认真去对付啊。赵先生似乎看穿了程潜的心思，于是话锋一转，继续说道：“时文有种种法门，不难学习。但一切学问文章，都须根本做起，从苦功得来，这是毫无疑义的。”他告诉程潜，他已经详细斟酌了程的学历，并将据此规划其读书课程，只要刻苦努力，方法得当，不难取得好成效。

关于学习方法，赵先生确有一自己的一套。他不强求学生死记硬背，而是注重理解，要求读经以专求大义为主，读史以专求政治得失为主，读子以专求大意为主，读文以专求其命意布局为主。并规定学生要研究时文，写论文，作五言古诗或五言律诗。

在赵先生的悉心指点下，程潜朝夕苦读，日有长进。很快，对于经史子文，他即能沿波导源，因枝振叶，探得门径；赋诗作文，也能挥笔立就。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春，他又认识了赵家聘请的教师朱存性。朱工诗词，善言谈，与程潜交谊甚笃。程潜受其影响，习作五古诗，终至一生酷爱五古，留下作品数百篇。程潜诗风古朴苍劲，雄健豪迈，气魄宏大，曾被章士钊等文坛名士誉为一代钟吕之音。在从赵先生受业期间，程潜还接受了有关知识学问的新看法，他开始懂得，死读古书不能增长人生知识，只有通达时务，方能学以致用。他当时在一篇日记中写道：读书不能一味泥古。古时情状不同于今，泥古者绝不能致用；但也不能复古，因今日一切事物皆由古演进而来。若复古，则如醴泉无源，芝草无根，不能有成。程潜的这种见解，深为赵先生赞许。

这时，受甲午战败刺激，国内一些进步知识分子加紧鼓吹变法、维新，他们认为只有变法、维新，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道路，才能挽救迫在眉睫的瓜分危机，使中国富强起来。这种变法维新思想很快成为一种颇具影响的社会思潮，并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农历戊戌年）演变为一场被称之为戊戌变法的现实政治运动。湖南是变法中全国最富有朝气的一个省份，湖南巡抚陈宝箴是当时地方督抚中惟一倾向和支持变法的人物。在他的支持下，谭嗣同、黄遵宪、熊希龄等于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在长沙开办时务学堂，著名的维新思想宣传家梁启超任中文教习，宣传维新思想，培养维新人才。为适应维新运动发展的需要，谭嗣同等又于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创办《湘报》，作为湖南维新派组织南学会的机关报。该报以“开风气、拓见闻”为宗旨，致力于宣传维新变法，尤其关注湖南新政的推行。为此，它刊载了不少文章，倡议湖南新政。此外，它还转载了南学会历次演说文稿，报道省内外有关变法运动的新闻，选登各地维新团体的文告、章程、启事以及发表各种时评。《湘报》通过各地学会和学堂发行，免费赠阅，并广为张贴，在社会上影响极广。

在这种情况下，程潜不能不受到维新思想的影响，不仅如此，他对维新运动还表现出了很大的兴趣。他很喜欢看《湘报》，每得到一期，必逐篇阅读。他还爱读《时务报》，这是由梁启超主编的一份著名的维新派刊物。该报影响很大，据说其发行以后，“虽以僻寂荒城，独无分局，而皆辗转丐托，千里递寄，数人得共阅一编，资为程课”。<sup>③</sup>通过阅读这些报刊，程潜的见闻日广，道理也懂得越来越多了。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六月，程潜随赵先生再次赴省应试。因这年春光绪帝在维新派人士推动下，已下令今后大小科场废除时文试帖，改为策论经义，所以程潜这次的考题已不再是那些使人看后头脑发昏的截搭题，而是策论题。程潜由于未应县、府两试，得履行装卷插名的手续，故而报名时加试了经诂场时务一门，题目是“朝政昌明，